

“一般”是什么?“一般”是《一般》,“一般”不一般。作为《中学生》杂志的前身,《一般》月刊追求的是“一般的人,说一般的话,给一般的人看”,如今,《一般》在江湾社区报开始它新的征程,不分年代,无论图片还是文字,我们在这里记录你的创作,展现你的文采。

投稿方式:

发送至电子邮箱:2773309389@qq.com

或寄信至徐汇区龙华路1887号3楼《江湾社区晨报》收 邮编:200032

般

年味:做点心

刘宏松

腊月十五向后就准备做点心了,做点心就是蒸馒头和糕,这是乡间过年的标志,家家户户都这样,不管多与少,越到过年气氛越浓郁,都赶在年三十前做好。

记得父亲会挑些麦子、稻去村里的加工厂加工成面粉、米粉,往往还要排着队等候,有时候到半夜,最苦的是机工,没有休息,年前是他最忙的时间。加工好回来后,将面粉倒进筐篮中,加入发过酵后稀释的水(用酵头泡开),拌匀后放入桶中并捂上保持温度,过几个小时在桶内扯出放入长木桶内(几乎家家都有),加上面粉和水,还有适量的碱水,然后找个垫子或者草把垫在膝下,如果站着根本撑不了多久,所以跪着一下一下地用拳头揪,直到揪匀再放入桶内捂上,几个小时后再重复一次,每揪一次腰都酸疼的。这时候可以去借蒸笼了,有时还得等,因为大家轮着使用,那就先准备些树枝木条儿以及蒸笼的“笼口”,“笼口”是用草扎紧圈在锅周围密闭蒸汽的,先要在水里浸泡透了才

可以。包芯主要是切好的青菜或者萝卜丝(去水),和好盐和肉油,锅里略炒一下。一切准备就绪,父亲做馒头、母亲烧锅、我洗笼布、妹妹拾蒸好的馒头,分工协作。看好闹钟,大约半小时一笼(大人管叫一抽),还不能忘记及时添加水,等馒头凉透了再摆放到另外一个干净的箩筐中,还可以做些没有包芯的馍,全部蒸好估计需要大半天,反正肚子也不饿,因为边做边吃,最多的一次吃了七八个馒头。后来蒸笼由方形木头的变成圆形竹筐的,再后来又变成铁皮的,总之变得更加方便轻巧,因为自己家蒸馒头吃的毕竟越来越少,甚至有些人家就直接去买点完事。

相比之下,小方糕要简单一些。米粉必须先晒一下,然后把米粉和糯米粉按照适当比例拌合筛过,不能起团或者疙瘩,才能保证小方糕的细腻。糕箱是用蒸馒头的箱笼,不同的是垫的底板,底板上64格刻有形象逼真的各种动物形状或者福寿等,另外有一个方框正好切合底板。先用一点米粉撒到每

一个小格里,然后倒入筛好的米粉,用刮板刮平,再用一块平板盖住,翻转过来,用刮板在上面稍稍用力敲两下,拿去底板,轻轻地托起方框,留下了一块块的方形糕粉,慢慢端起放入蒸笼,再端起蒸笼放到灶台上去,看好时间,到点儿抽出,和蒸馒头一样,满屋子的蒸汽,不过那一块块香喷喷的小方糕还是很诱人的,即使外面天寒地冻也无所谓了。筐里湿毛巾擦过,不至于小方糕粘上,过会儿再翻过身。全程必须手是干净的湿的,捡拾小方糕才不会粘手。

因为每一年都看到父亲做这些,后来我也自己做过两次,父亲边上帮忙,毕竟这是体力活儿。

以前想吃点心只有等到过年,省着点晒干存放,能吃到夏天,现在想要吃每天都可以,管饱也吃不了几个,口感的追求已不是小时候的感觉,也不再有小时候做点心的那种兴奋。时代在变,那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变了我们对生活的定义,我们对小康有了更高的追求。

碓糯米

陆金生

“碓”,读dui(与“兑”同音),是舂米的用具。本文用作动词,用上海话读“对”就是在石臼里碓谷、麦等粮食。

现代社会城市里的青年人,很少有人知道“碓糯米”是咋回事。而在旧时的江湾镇,男女老少都知道“碓糯米”,且大多数人还经历过。

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之前的事了,那时碓糯米多与农历过年搭界的。

当时的江湾镇,是城乡结合部。我家又是世代务农的,所以家里有全套的碓米的器具。自1984年江湾镇划入虹口区之后,我家也被动迁了,它们都不知去向了。

江湾镇的风俗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三便是小年了。此时,四周的邻居便开始到我家来碓糯米了,我家也逐渐闹猛了。

小年也是送灶君老爷回天向玉帝复命的日子。为了让他在玉帝面前说些东家的好话,人们在这天的斋(江湾话叫za)品中,甜食居多,更少不了甜“芯子”的糯米圆子。所以一般在小年之前便要“碓糯米”了,不过多数做工的人家、商家都安排在之后,甚至年三十都有。但碓米都应放在起九(即冬至)之后,因为此时的水是“腊”水,凡在“腊”里浸泡的糯米,碓出来的粉,存放时间得久也不会变质发霉的。有不少人家还把糯米粉晒干了,一直吃到正月十五,甚至更长。(这里还有一则民俗,那就是正月十六不吃圆子的,而是裹馄饨吃,意味着年已过了,大人小孩都要收收“芯”了。)

碓糯米的器具:许多地方用石磨或木棒捶,但与其他地方不同,我们用的是根据杠

杆原理制作的器具。就是一块厚木板,中间穿一根圆铁棍,搁在两块石头间作支撑点,一头当踏板,另一头绑上块石头,通过踩木板来锤石臼里的米。踩踏者身边还装有扶手,既防摔倒,又可借力。一般的扶手也是用一根木棍或中等粗的毛竹充当,它的两头也必须固定住。

碓糯米的过程中,当锤糯米的石块翘起时,踩踏者需要一手撑着扶手,另一只手用根光滑的细竿搅动石臼里的糯米,使之受力均匀。待糯米碎成粉状,便需要另一个人从旁将其舀出,倒入旁边的匾(江湾人叫“da”第三声)或脚桶内的筛子(江湾人称“绷筛”,上海话“浜四”,用细铜丝编织成的,缝隙相当小,专卖店才有售),筛下去的才是糯米粉。那些还没有碎的就重新倒入石臼,连同新倒入的糯米继续碓。到最后,剩下石子、稗子等杂物一起丢弃掉。

如前所述,踩踏者才是真正地在碓糯米,是最辛苦的,故而会有轮换。那时候,大男子主义观念较重,反而是男小孩与其母、姐承担碓米的任务。我们兄弟姐妹常会为近邻好友、孤寡老人代劳碓米的活。当然,在平房年代,邻里和睦,都是没有报酬的劳动,这也培养了我们义务劳动的品质。

我家的石臼在室内,不受风雨影响。越是临近年三十,来碓的人还会扎堆。冬天日短夜长,往往天未亮已有人在门外等候了,晚饭后天黑了,有些人家会自备灯具,如煤油灯、蜡烛等,他们认为本已免费碓糯米了,再也不好意思使用我家电灯

(虽然只有五支光即五瓦)。但我们并不讲究电费,这就是平房时代邻里互相照顾的体现。

除了碓糯米粉,也有碓粳米粉。有些人家过年得蒸米糕(江湾人叫“粧糕”,江湾人粧读平舌音),粧糕全是糯米粉不行还得按一定比例加入粳米粉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,尤其农业合作化之后,人工碓米逐渐被机器轧(ga)粉取代了。印象中池沟路,在万安路与公安街之间,就有家轧米厂。但凡遇到过年过节人们都涌到这里花点钱轧米粉。也有人骑了自行车到逸仙路高境庙靠近马桥一带,那有一家江湾公社高境大队的轧米厂,是对外开放的,我也曾去过几次,有段时间口粮紧张,过节的糯米也是定量供应的。有些人家就把国庆节配的糯米积到春节,一起去轧。

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,糕团店的食品琳琅满目,哪还有自家浸泡糯米去轧的?就更不用说碓了。如果要怀旧,也就是去商店买几包糯米粉自己动手过过瘾而已。(顺便介绍一个经验:揉糯米粉,我们江湾人是用热粳米粥代替水的,这样粘性足,团子不会裂开。)

这些陈年旧事,逢年过节还会在我脑海中闪现。幼年时家里有碓米的器具,自己还常常抢着去碓的,怎会从记忆中消失?不久前,在万安路遇见一位老邻居,多年不见,姓名与小名相互都忘了,可是他准确回忆出,他小时候来过我家碓米的事。多有趣!碓米也成了别人难忘的记忆。

七绝 春雨

汪玉妹

滴落芳林声悄悄,
枝条叶卷挂晶珠。
桃花披露含羞笑,
漉漉春光水墨图。

七律 春吟

杨源兴

景色春来处处寻,
迎风不管鬓华深。
云黄水映柳随舞,
樱白枝摇蜂漫吟。
一角楸棋人未觉,
满怀诗韵意难禁。
情思欲到天涯远,
放纵高飞万里心。

七绝 牧笛唤春(新韵)

朱放

牧童笛横唤熙春,
晨曲一声万象新。
与尔躬耕方寸地,
丰谷酿醉杏花村。

好书推荐

《公家花园的迷宫》

著者:陈丹燕

出版社:上海文艺出版社

索书号:I247.57/7274-14



简介:小说讲述了公家花园,那里因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著名公案而拥有了传奇身世。150年的历史,处处折射出上海的风云变幻。陈丹燕讲述了那些和外滩公园有着切肤之痛的人们的故事,有人是在抗争,有人是在隐忍,还有人是在逃避,但是总也愈合不了那个伤疤。

《晨昏线》

著者:詹东新

出版社:上海文艺出版社

索书号:I247.57/2240-8



简介:长篇小说《晨昏线》是詹东新的新作,全文26万字。小说多维度描述

中国航空业的历史和现状,揭秘中国民航发展的困难和矛盾,反映了航空人的艰辛和付出。从一名飞行员45年的传奇经历,映照出中国民航的沧桑变化,讴歌浪迹天涯、晨昏相见、昂扬励志的中国民航人精神。作品取材于天上人间的人和事,叙述的是一个机长40多年的经验和命运,安建军是一名普通飞行员,他的经历恰巧勾勒出大半部航空史,他的经历与性格复杂多元,15岁进航校,习得过硬的飞行技术,是个飞行天才,当险情不可避免来临时,凭过硬的技术安然处置。他经历奇特,首开太平洋航线,超越美俄同行,抢险救难于北非之巅,游走于东西方之间,腾云驾雾于天地上下。

《解密》

著者:麦家

出版社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索书号:I247.57/5432-27



简介:本书讲述身世多舛的数学天才容金珍,因为非凡的才华被招募至秘密单位701,破解一部极其困难的密码“紫密”。把人类众多精英召集在一起,只是为了猜想由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演绎的秘密,这听来似乎很好玩,像场游戏,然而包括容金珍在内的精英却都被这场游戏折磨得死去活来。他们每个人都像一颗超新星,一生仅有一次爆发的机会,昙花一现般绽放耀眼光辉,此后便不断衰减,直至隐没不见。

《典当行》

著者:何常在

出版社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索书号:I247.57/2294-21



简介:何想是一个生活在科技极度发达时代的流浪儿,小时候被“好景常在”典当行的老板何子天当作徒弟收养。可惜典当行在这时代已经是“落日产业”,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何子天和何想师徒俩的生活也十分拮据。在何想24岁的一天,曾经和他一起流浪的朋友,现在已经是全球最顶尖企业的董事长花锦年突然造访,来天价收购这间早已被时代抛弃的典当行。而就在同一天,何子天也告诉他,这间典当行是无价的,而何想,是一位能改变世界的关键人物。